

思念无尽

铁打的父亲

□周稀银

父亲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,他就这样长眠在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上,成了我们心头永远的伤痛。

父亲去世时九十二岁,但做子女的从未想到国庆节前竟然是他生命的终点,而他本人几乎也没有任何临终前的嘱咐,有的只是家常式的唠叨,有对子孙家事的牵挂。

临走前一天,父亲还在自留地里收割黄豆,猝然倒地而去前的十几分钟,他还在跟轮值照料的三姐,以及一旁的母亲,威严地宣布如何把自留地的黄豆颗粒归仓,再种上青菜、油菜。倔强的父亲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铁打的一般,70多年前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屡获战功,除了四十多岁患血吸虫病住院一次,除体检外没去过医院。偶尔头疼脑热也从不在于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
复员返乡的父亲在家里有个习惯,就是从不做饭,总是等着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子才开始吃,以致母亲稍一离家他就只会煮粥。我们兄弟姊妹五人,父亲就是凭借着他不怕地不怕的性子,撑起这个家。即便到了颐养天年之时,对于土地的爱,使得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在田间地头。大田种植被我们制止后,侍弄家前屋后的自留地则成了他每天挚爱,乐此不疲。或许是困难时期烙下的印记,父亲从不敢怠慢土地,不能弯腰干活,他就蹲在地里下种、施肥、除草、收割……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,从出国作战,到回国建设,再到返乡务农,父亲无愧于一个钢铁战士的称号。

真正了解父亲,还是到他80岁后。因为带给我们的总是坚强,对于他的苦他的痛,我们很少察觉,而他老年热衷的喜好和柔情却在不经意间浮出水面。比如,父亲很爱看电视,又很爱看体育频道,对于国内外各种赛事如数家珍;后来他又同时喜欢上了新闻频道,国外战火、国内大事一一道来。即便获得一张包东西的报纸,父亲也会习惯性地展开看,不用戴老花镜,五号小字都能看得清楚。尽管耳背不便与人交流,但丝毫不影响父亲体育解说员和新闻发言人角色的扮演。再比如,父亲很爱子孙,总是念叨着,却又不善表达。大家来了,他只是通过积存工资为孙辈发红包,这似乎成了他关爱的资本,却未曾懂得子孙的心。

老英雄的赞誉更多来自最近几年,那些曾听过父亲讲那打仗故事的中小学生,如今已过花甲之年,但他们每每说起,至今都有我父亲如何神勇的记忆。父亲也曾多次出现在报纸上、电视里,还被评为模范退役军人,也是这个时代赋予他最好的褒奖。父亲最为荣耀的就是穿着挂满奖章的绿军装和家人合影,八十岁、九十岁寿宴,父亲威风凛凛,像个载誉归来的“将军”,直挺腰杆端坐中间,全家十几口人围坐在他身边,不苟言笑的父亲,留下了难忘的瞬间。而当收起绿军装军功章,父亲仿佛又很快找回了老农的身份,话农事、干农活……

或许是父亲离开我们时间很短,未曾来得及梳理凌乱的思绪;或许是父亲总是以铁人自居,我们对他照料不周却已无法弥补;或许父亲的无疾而终早有信号,只是我们未曾重视……父亲的离去,何尝不是一代志愿军老战士的告别式,一个终生躬耕老农的感叹调,又何尝不是一位坚强父亲留给后代自强不息的集结号。

游山玩水

别样的美

□徐良观

南山,一直被认为是吉祥长寿的象征。南山又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。

一个大晴天,我们全家去三亚,行程是游览南山文化旅游区,上午刚进南山寺大门,仿佛置身于一座热带植物园,一股佛家文化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

南山佛教文化苑的地理位置真可以称得上是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印象深刻的是海上观音。远远地就看见海上观音的巨大造型。她有三面造型。无论你站在陆地的那个角度看观音,观音那慈祥面容都在朝着你微笑,给人以温暖和幸福,好似一位慈祥的母亲。我们庄重地伫立海边,仰望着海上观音的慈祥面容,聆听着“哗哗”的海浪声,享受着海风的轻抚,深感我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,真是别有一番乐趣!

走进长寿谷,犹如走进了一条绿色长廊,尽管太阳晒得人热汗直淌,但置身于长寿谷,却顿感一片清凉。这长寿谷依傍山势,其间鸟鸣声声,林木郁郁葱葱,岩石突兀奇特,空气纯净,各种鲜花争奇斗艳,各种植物竞相比翠,谷底溪水潺潺,令人陶醉。来自海南省的百位寿星的巨幅照片和文字介绍赫然立于总长2300米的长寿谷中。倍受中老年人的青睐,谷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寿星名叫何安全,110岁了。一位同行的曾经去过老人家中的海口游客告诉我们:老人的儿孙都在海口,想接老人去城里享清福,但是老人还是喜欢待在山里每天吃着粗粮瓜菜,每天坚持打柴种地。顿时我感悟到: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。

南山景区遍植椰树和菩提,更以后者居

多。我如彻大悟,明白了我们常说的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”的含义。在自然界,哪怕是朵小小的花也有自己的世界,一棵小小的草也有菩提般的心。那天,在一片菩提树苗间,儿子大声惊呼:“看,南山不老松在这儿呢!”这就是不老松?离地一尺即分了叉,几根枝干上分别顶着一蓬狭长尖细如刀的叶片,犹如冲冠的怒发,找不到一点我想象中的高大挺拔、傲霜斗雪的松树模样。其貌与黄山顶上的迎客松更是不可比拟。但毋庸置疑,它就是真正的南山不老松。这小身量的不老松,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,听导游说,不老松又叫“龙血树”,恐龙时代就有了,是植物中的活化石。

游南山寺,你无论是在门楼高耸、古色古香、巍峨岸然的不二法门,还是生机盎然、青翠欲滴、藤蔓缠绕的长寿谷,到处可见一种藤蔓植物,有的修剪成了篱笆,有的修剪成孔雀,花呈紫红色,有的稀稀疏疏点缀其间,有的蓬蓬勃勃遮住了藤蔓,细看花型呈三角形,每朵花都由三瓣组成,中为黄色的花蕊。凑近嗅嗅,一缕花香沁人心脾。这种藤蔓小花触起了我探究的兴趣,我向一位路过的工作人员请教,他告诉我:这种小花叫“三角梅”,因为在三亚的大地上长得繁茂,生命力极强,被市民评为三亚的市花。正是“三角梅”这种小花和椰树、菩提、槟榔等热带植物一起装点了南山寺,装点了三亚大地,丰富了景致内涵。

南山,既有椰岛美丽的自然风光,也有享誉海内外的南海观音佛教文化,它氤氲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和艺术氛围。

美哉南山,真是人杰地灵的福地洞天。

岁月如歌

公公的点子箩

□方银梅

公公是农民,各种农具应有尽有,点子箩也是其中之一。点子箩顾名思义,就是农民播种时,别在裤腰带上,用作装种子的小竹箩。

公公的点子箩,由竹篾编制而成,呈长方体状,敞口,口沿缝隙穿有细麻绳,挽个扁木条,用于播种时装进种子别在裤腰带上,箩下有四个小竹筒脚,放在地上稳稳当当。在山区,公公小小的点子箩有大大的用处。

春天播种时节,婆婆天不亮就起来给公公做早饭。要么磕两个鸡蛋,伴着素肉做一碗汤;要么面粉里撒点葱花,摊个油油的软薄饼,冲杯糖水。吃完婆婆精心准备的早餐,公公披着微明的晨曦,肩扛板锄,身带点子箩,迈着沉稳的步伐踏进赖以生存的承包地。

公公用锄头挖泥窝,直挖到这个泥窝见潮湿才住手,左手扶锄,右手像长了眼睛似的拐到身后,从别在裤腰带上的点子箩里摸到两三粒种子,准确无误丢进泥窝,双手把锄,用潮湿的浮土盖好种子。公公坚信,只有带潮的浮土才能保证种子的发苗率。点子箩里的种子,都是细心的婆婆精挑细选的出类拔萃的粮食“骄子”,粒大饱满,色泽鲜艳。

种完一块地,公公望着一行行整齐的马窝,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很是满意,因为公公知

道,点子箩里的种子已种进了土地,就等于种下了希望。

公公收工回到家,点子箩底的种子就不算好看了,那些次些的种子,不容易上手。公公倒出种子,轻轻地倒掉点子箩里的泥沙,预备下午采茶用。

下午采茶,公公把点子箩别在前边,双手采摘,采满一箩,倒进竹篮,竟有半篮之多。点子箩采茶,敞口通风,不用担心茶叶捂坏了,也不怕被茶枝刮烂,非常实用。

秋收的时候,点子箩还是个聚宝箩。公公上地干活随身携带,挖红薯,当篮子捡红薯;挖花生,装捡拾遗落泥里的花生;掰玉米,随手捡拾遗漏玉米秆上的豆荚,随时随地都有点子箩的用场,让粮食颗粒归仓。点子箩也是果子的好去处,打板栗,下柿子,摘枣子,都离不开点子箩。

人们都说,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,可点子箩是播种的功臣,也是收获的功臣,种下希望,收获硕果,这是点子箩的使命,也是点子箩的心愿。

岁月流金,公公的点子箩从最初的竹白色,被岁月以及公公勤劳的双手和汗水浸染成了黑红色,它是公公勤劳身影的见证,也是公公辛勤劳作的陪伴,更是公公创造幸福生活的好帮手。

